



多 尔 第

奥 洛 尼 著

2731



多 尔 第

（德意志）



多 尔 第

〔匈牙利〕奥洛尼著

孙 用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ARANY JÁNOS

TOLDI

多 尔 第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1551 字数 49,000 开本 787×940 1/32 印张 3 11/16 插页 3

1960年3月北京第1版 196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定价 (5) 0.45 元

关于奥洛尼及其《多尔第》

奥洛尼·雅諾士 (Arany János) 是匈牙利伟大的古典作家之一，一八一七年三月二日生于匈牙利东部的納吉薩隆塔村的一个所謂“納稅的农奴”的貧农家庭里。他先在本地的学校讀書，后来进了德布勒森的大学；因为貧穷，他的学习一度中断，在基束薩拉什当教員，一年后他回到德布勒森，但不久，他又参加了一个巡迴剧团，做了两个月演員，后来就失望地重返故乡，担任那地方的副公証人。

奥洛尼很早就写詩，他説过这样的話：“我記得，在受到广大的世界注意之前，在納吉薩隆塔的小天地里我是被認為某种詩人的。”他的詩歌沒有受“新派”——語言改革者們所領導的文学的影响，他的灵感来自人民，来自民歌和农民詩歌，以及来自流行于乡村之間的唱本。在他的描写人民

英雄的叙事詩里，在他的美丽的民歌和歌謠里，这些影响一直都很明显。

十九世紀初年，匈牙利社会几乎陷入麻痹的状态，在奥地利統治下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人民的生活一般都很穷苦，很少改进。大家都探求着前进的改革的道路。到了三十年代，匈牙利有一次政治上的复兴。匈牙利資產階級民主主义革命家柯树德展开了活动，創辦《佩斯新聞》，在国会里发动一連串的改革。在比較进步的下院和十分反动的上院之間引起了很厉害的斗争，这斗争不仅限于議院和首都，还蔓延到全国。到了一八四五年，不安和騷动达到了頂点，敌对的政党在选举和會議中正式交鋒了。奥洛尼沒有参加实地的斗争，但他看到这一切，形成了自己的意見。对于这一次选举，他写成了他的諷刺詩《失掉了的宪法》，在这首詩中他說：只能从“年輕人和普通人”，就是从人民的儿子那里等待真正的复兴。这一篇諷刺的故事詩使它的作者获得当时的文学团体吉士法魯第协会的竞赛奖金。一八四六年二月这个协会又举行了新的叙事詩的竞赛：作品的主角应是活在人民

口头传说中的历史人物，如瑪加什王、多尔第·米克洛什、勇敢的武士卡达尔等；作品的形式和风格必须通俗。奥洛尼参加这一次竞赛的作品就是《多尔第》。

《多尔第》的成功給奥洛尼带来了名望，而更重要的是又給他带来了裴多菲的友誼。裴多菲发现了奥洛尼不仅是伟大的艺术家，而且是人民的詩人。他在一封給奥洛尼的信中說：“可以这样說，只有人民的詩才是真正的詩！一旦人民在詩的領域中成为統治者，那么距离他們成为政治的領導者的日子也就不远了。这就是这一世紀的任务。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再也不能观望着；为了几千个人可以不做工作和享受而使千百万善良的心受尽折磨。人民應該上天堂，貴族應該进地獄！”由于裴多菲的友誼对他的教育，也由于他自己的发展，奥洛尼的詩歌唱出了比以前更坚决的革命的声音来了。

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五日，匈牙利人民反对封建制度、爭取民族独立的革命爆发了，匈牙利人民自己掌握了政权，推翻書报检查制度是这次革命

的第一个胜利果实，裴多菲的《民族之歌》就是沒有經過检查而印行的第一篇作品。奥洛尼接到了第一份印成的这首詩，馬上給裴多菲去了一封热情的信，自己也站上民族革命的近卫軍的行列。他激动地写出了《近卫軍之歌》，他借近卫軍的嘴唱着：

我的生母，美好的匈牙利！

我怎能不保卫你，一直到死！

.....

为了自由，就是那么一点，

我要奋斗着，一直到死！

在匈牙利革命政府的組織中，奥洛尼担任人民的报纸《人民之友》的編輯，他写了不少論文，对人民闡述革命斗争的意义，要人民保卫祖国，保卫自由。在这一时期，他还写了二十多篇不是鼓舞自由斗争、就是斥責动摇分子的詩。

匈牙利爭取自由的战争終於失敗了，唯一的好友裴多菲在瑟格士伐尔陣亡了，他也不得不藏躲在故乡的郊外，逃避反动势力的迫害，很长一个时期过着貧困的生活，到一八五一年才当上了納

吉格麥什的中學教員。革命的失敗和好友的死亡在奧洛尼心頭罩上了悲觀失望的陰影，久久不能復元。他自己說明那時的心情道：“一八四九年以後的低潮時期，我的在抒情的气息上的受苦的靈魂粉碎了。”在痛苦漸漸減輕的時候，他在寫作上找到了更合適的体裁：歌謠。他以歌謠的形式表現人民反對壓迫、反對國王的抗議；他從歷史中取得題材，說明暴政的罪行及其應得的懲罰和被壓迫者的高尚的品格。奧洛尼的最著名的一首歌謠《威爾斯的歌人》寫于一八五七年。那一年奧地利皇帝和匈牙利國王約瑟·法朗西思來到被奴役的匈牙利，他的駐匈攝政巴赫通過自己的高級官員召見奧洛尼，要他寫詩歌頌這位統治者。奧洛尼拒絕了這個“榮譽”；却借題發揮，寫了這一首《威爾斯的歌人》，這些歌人咒詛着那位蹂躪着他們的民族的英王愛德華：

五百個歌人在絞架上死去，
都歌唱着，這一切的歌人；
他們沒有一個人唱出了
“國王愛德華萬歲”的聲音。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使奧洛尼的生活有了新的變化。在意大利革命的影響下，哈布斯堡王朝的專制制度削弱了；顯出了不利的情况之後，奧地利政府表示願意給匈牙利以名義上的獨立，匈牙利的貴族在一八六七年和他們成立了協定。奧洛尼從納吉格麥什來到佩斯，擔任吉士法魯第協會的工作，後來又做了科學院的秘書。他並不滿意這個新的協定，他不願成為統治制度下的詩人。匈牙利在這時主要由於國外資本主義的影響，國內的資本主義開始了新的高漲；奧洛尼的有些詩篇指出了資本主義造成的野蠻世界：毫無人性的競爭和掩飾着的利己主義。他擔心自己的祖國的前途；看到了當時社會的缺陷，卻又看不清它們的根源。他在懷疑的、痛苦的心情中終於沒有找到出路。寫於他的晚年的那首《在市集上》（一八七七年七月）可以說明他的感受，最後兩節是這樣的：

是呀，我受不了勞苦的工作和鍛煉，
我只能開垦這一片文化的園地，
我的畦溝不深，雖然也是一行行——
我怎能夸口？這工作有什麼了不起！

自从我放弃了大自然的神圣国土，
隐隐的悲衰老是要侵入我的心里；
当你满载麦子的大车从平原来了，
只要我活着，我的心就跳动得更急。
奥洛尼于一八八二年十月二十二日逝世。

•

《多尔第》写作于一八四六年，它的主角多尔第·米克洛什是历史上的同时又是人民传说中的英雄，他生活于十四世纪，在匈牙利国王拉约什一世时代。好几个匈牙利作家都写过多尔第·米克洛什：第一个是十六世纪的歌人易洛斯伏伊·彼得；后来吉士法鲁第·卡洛伊和维勒什玛尔第·米哈伊各写过一首短诗。奥洛尼的《多尔第》将易洛斯伏伊的那部韵文的“史传”加以发展（《多尔第》每章开首的引文就取自那部史传），但采用了更多的口头传说。根据传说，多尔第一家住在萨隆塔；这城市的一座“未完工的塔楼”，大家认为是多尔第的堡垒的遗址。奥洛尼之所以选定了这个人物，一定是他觉得多尔第的故事最适合于表现他的对人民力量的信仰：最后一定胜利。奥洛尼

笔下的多尔第，他的简单純朴，他的善良誠实，正是奥洛尼的詩歌中一切人民英雄的性格。多尔第不是农奴，別人認他为农奴是很伤他的自尊心的，他十分向往武士，在《多尔第》第四章中，他說自己

不会永远是一个耕田的农民，

老是使用镰刀和犁耙和鋤……

在最后一章中他又說：

我要和乔治換一下：他种田去，

我留在这儿，拿着国王的武器。

然而他的感情和思想，他的語言和教育，却与农民和普通的老百姓紧紧連接在一起；在奥洛尼于一八四七——一八四八年所写的續作《多尔第的晚年》第一章中，曾叙述多尔第看不慣优雅豪华的宫廷生活，作者这样写着：

看到了华丽的大厅，他常常叹气，

他喃喃地說：这不是我的安身之地。

《多尔第》的稿本最先投到吉士法魯第协会，裴多菲讀了之后，馬上給奥洛尼写去一首祝賀的詩，开头說：

我把我的心灵献給《多尔第》的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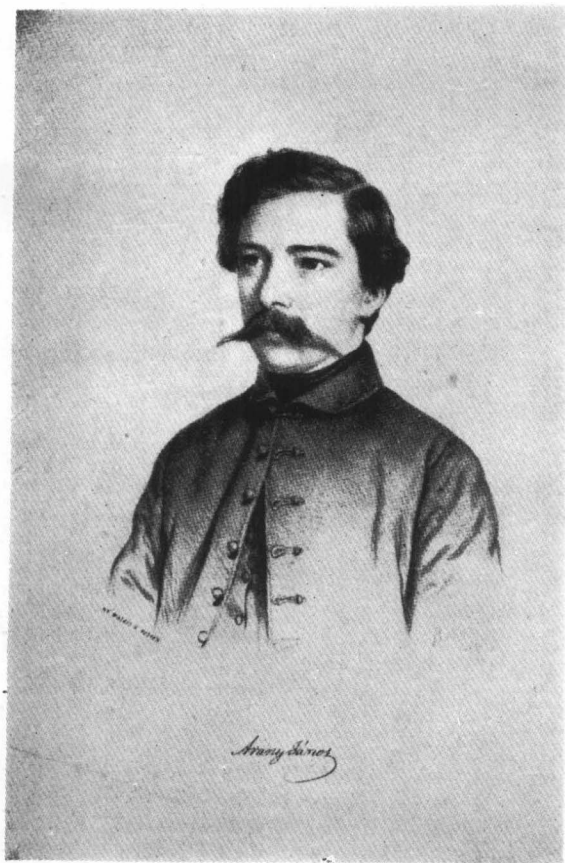
且让我拥抱你，让我向你庆祝！……

我读了，朋友，我读了你的作品，

我的心头充满了无限的欢乐。

裴多菲又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說：“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想到薩隆塔来嗎？因为这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住着的，他同时又是我的朋友，《多尔第》的作者奥洛尼·雅諾士。你如果还没有讀这本书，我无法对你說明；但如果你已經讀过了，我也就連一句話也不必說。这一部伟大的作品是一个平常的乡村公証人写的。我和这位新朋友一同度过的一个星期，我認为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

《多尔第》包含了奥洛尼的詩歌的特色。他的出奇的結構、运用語言的能力、对人物和乡村景色的描写是很吸引讀者的；他的对人民的爱、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在每一行里都閃着光輝。这部长詩的那种乐观主义，除了在独立战争时期所写的几首短詩以外，在奥洛尼的其他作品中也是很少見的。



奧洛尼·雅諾什

“过去的日子，我在回忆里沉思，
那美好的多尔第·米克洛什的日子……”

易洛斯伏伊①

在远远的草原，当秋天的晚上，
燃烧着给牧人照路的火光：
多尔第的形象就在我的心眼前闪现，
那是在九代或者十代以前。
一想起他的伟大的形象，我就发抖，
他怎么狂怒地从事可怕的战斗，
我似乎听到他的声音，象是雷鸣，
你一定以为是上帝大怒的呼声。

这个人，他就值得你的尊敬，
无论哪里，你也找不到这样的人：

① 易洛斯伏伊·彼得(1530—1574)，匈牙利作家，著有关于多尔第·米克洛什的叙事诗。

如果他复活了，来到你们中间，
他的武艺就象是魔术家的表演。
你们三个人也扛不起他的锤子，
举不了他的标枪，移不动他的投石器；
看一看他的锁子甲，你就要吓昏，
望一望他的踢马刺，你就要吃惊。

第一章

“他的一只手握著干草棒，指出
那一条通向布达^①去的大路。”

易洛斯伏伊

燃烧的太阳已经晒焦了荒地，
一群饥饿的蝗虫在这里大吃；
整个的草地上没有一枝青草，
一点点绿色的田野也看不到。
在一堆干草堆的阴影里面，
十多个农夫睡熟了，打着鼾；
他们的工作是把车子装满，
可是有些却空着，有些只装了一半。

① 布达，匈牙利的国都。1872年以前，布达佩斯原为两个
独立的部分，即布达和佩斯，以多瑙河为界。